

## 城市的树(组诗)

杜鹏(四川巴中)

### 城市的树

城市的树一直强撑着  
瘦弱,灵魂裸露,已经严重透支  
乡村遗落的鸟,找不到折返的路  
蜷在阴暗的角落,躲避亮光

这些树,不会有高大的想法  
面临剪刀的涂炭,显然  
会有切割肌肤的痛,即使  
踮起脚尖触摸云朵,也会  
高楼滑倒,保持沉默  
紧缩翅膀,是最好的方式

表情的空气格外潮湿  
逐渐发霉,城里人的眼睛  
腌制了心以外的空话,一些叶片  
暗藏着雪夹雨,不忍剥开  
贴耳听见,一路风干的方向

叶没有时间冷静,被城市的表情淡化  
只剩下冷漠,它也想看看阳光  
哪怕怕一点乡村气息  
它把时间磨成苍白

城市的树  
孤独的站在那儿  
想起蝉鸣和鸟音  
长满一片乡愁

### 等你

我静默窗内  
越过旧事的浪尖  
心,止于流水

夜色已静,风无法安好  
月光的裙带安置野外  
我的眼睛被云朵带走  
血丝如一张网  
那尾鱼,游离于网外

等你,在一束灯光的背后  
直到隔岸的孤影  
缓缓靠岸

### 一只鸟落到我的窗前

一只鸟,从乡村赶来  
落幕在我的窗口,如履薄冰  
小心在冬天的墙壁上行走  
惊恐城市虚设的陷阱

我安静的守着它,就如  
守住黄昏的早逝,远远的  
不愿触碰它内心的谜  
城市的风来得不是很温柔  
刺痛了鸟鸣,我看见它  
带着泥土的脚死死的抓住了  
冷漠的钢筋水泥,以及  
运行时丢失的乡音

我不小心拉亮了城市的灯  
本想给它找黑夜的出口,没想到  
却惊飞了它  
也惊落了一片羽毛  
我拾起来,反问  
是不是自己也少了一片羽毛

### 春天,我感觉不到疼痛了

春天。我的皮肤的毛孔越发粗大  
心跳被暖阳扶起。中年骨折的身体  
被风带着跑

玉兰花的翅膀。轻轻剥开  
一滴露珠,润着一枚羽毛  
梨花。面对春天的白,脱掉绒装  
敞开心扉和善良的对话  
几只蚂蚁,以从未有过的速度  
攀援叶的中心,树的顶端  
举着蓝天奔跑

一服春风。顺着我的头发

## 芒种 想起我的父亲(外一首)

何锋(四川德格)

### 芒种,想起我的父亲

母亲说  
今年油菜籽收成很好  
我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  
骄阳似火的天地间  
年迈父亲与粗壮的秸秆搏斗  
身体起伏间  
汗珠纷纷滴入土里  
看着一堆堆伏地的油菜杆  
直起腰板举着镰刀的父亲  
像极了凯旋而归的将军  
黝黑的面庞  
洁白的牙  
天幕中正升起一弯新月

芒种  
这个和土地有不解之缘的节气  
这个让千百万农人喜悦或焦灼的节气  
这个曾酝酿过丰收的节气  
这个曾出现在诗歌中的节气  
如今却无法再与父亲产生交集  
城市的一隅 空调和新风系统  
无数的反季节蔬菜  
迷惑了父亲  
那些生长在土地上的节气  
慢慢地被新潮的网红替代  
而我的父亲  
就像一束麦芒  
狠狠地刺痛着我  
那双沾满泥土的鞋子  
何时带我去找寻他的足迹

### 善地那一盏盏明灯

雀儿山上终年不化的雪

深入我的肌肤,再逼进我的神经和骨节  
血液在鸟鸣下疗伤。骨节敲打冰霜  
我剔除时光的碎片,用春光透视镜  
光,是透明的白

我从冬奔来,带着伤残的脚  
缝补漏洞,和忧伤。三月如风  
快过身体的逆行,忘记了骨节吱吱的响  
我的痛。丝毫没觉察

### 灶膛

一把火焰,塞进灶膛  
我把自己交给了母亲  
就如晒于寒冷的柴禾  
被母亲曝出水分

我是她一生锤炼的刀  
生命的重,在窄小的空间锻造  
而母亲,从灶膛里取出的灰烬  
擦白了黝黑的光亮  
就如她的身体,噼里啪啦作响  
当我跨过岁月再次回炉灶膛  
才感到膛孔越来越深  
而母亲燃成灰烬的日子  
却越来越远

### 我与一只蝉对话

你在我的不远处  
在不需要粉饰的夏天里  
敢于奔放。而我却不敢

你用热浪驱解压力  
褪去一截截黑夜的痛  
你用阳光温酒  
让火焰在树冠昂起头颅  
用天空的湛蓝  
掠走飘忽不定的云  
你按下了  
至死不渝的琴音

你放下不炽热  
正如,你放不下  
叫声里荡气回肠的青衣

### 我想你的孤独和思想

端午,我不敢涉入江水  
我担心水流失了晴天  
冷清的月不再安静  
我在岸边,从黄昏的裂缝里  
打捞你潜伏江底多年的谏言

天空的雨,并不显得乐观  
偌大的云,容不下你的思想  
岸边的草,举起火焰的祭祀  
我找你投江前的疾呼,没看到佩剑  
只有那一岸怀念的灯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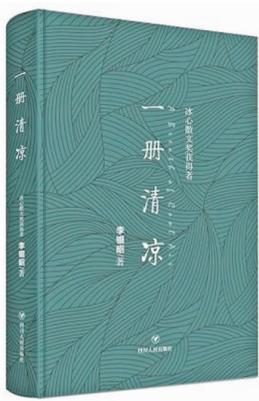
面对一路护佑你的粽子  
一尾鱼无法下咽  
除了嚼出《离骚》的苦  
剩余的,是那曲挽歌夜袭的凉

今天,我不需赛龙舟  
只需悬挂菖蒲和艾草  
一头扎进汨罗江  
与你畅饮一樽雄黄的烈酒  
让三千年未诉完的话  
再一次冒出水面

站在江边  
用接下来的诗句分开水面  
我看到,一个春天  
替换了另一个冬天

### 作者简介

杜鹏 笔名:荒原,生于1974年,四川通江人,教师,至今,120余篇作品散见于《诗刊》《参花》《鸭绿江》《琴台文艺》《华夏山文学》《华西都市报》《巴中文学》等三十余家报刊杂志。



这个夏天太热,就连月亮都因热而胀,说大就大起来。李银昭对此却是早有准备,赠我一册他刚刚推出的散文集,名为《一册清凉》。雪中送炭,热中送扇,仅凭这个书名就知道,李银昭是一个冷暖自知的人,一个恰如其分的人。

我和李银昭因散文而相识,我以他为知己。几年前,我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大报老总李银昭在一个会上极力夸赞我的一篇文章。我孤陋寡闻,竟然是第一次听闻李银昭的大名,当然也不知道他早已是卓有成就的散文家。朋友向我描述了他在台上说话时的情态,激情四溢,掷地有声,我想,那等于是为我开动了一部广告机器。一次,几个文友相约在宽巷子喝茶,他不声不响走过来,大家以为我俩认识便未做介绍,还好,我并没有对他有失恭敬。

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成了朋友。

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想来在大诗人眼里,仙和龙是关键,山水怎么样,不是很在乎。但不管怎么说,要让仙和龙留下来,首先得有山和水。现实中有意思的是,山山水水始终紧密连在一起:大凡有山的地方,水便一路跟随。山要么绵延起伏、千姿百态,水要么婀娜多姿、变化万千。于是,关于山和水的成语便多了起来,如山高水长、山清水秀、依山傍水等。

山水依偎的景象,在川内比比皆是,如九寨沟。有人说,黄山回来不看山,九寨归来不看水,水让九寨成为神奇。湖、泉、瀑、溪、河、滩,飞动与静谧结合,刚烈与温柔相济,多姿多彩。但是,这些像极大海的“海子”,如果去掉九寨沟山峰,想必也就平淡无奇。是的,山水依偎,彼此成全。没有水的山,不免呆板而木讷,没有山的水,自是柔弱而冷清。有山有水,无疑是块风水宝地。按这个标准,阴平村算得上好风水。让人喜出望外的是,我只想图个凉快,没想到她会给我超值的附赠。

最初我们是准备直冲唐家河的。我大约知道,唐家河是自然保护区,里面有三国时期那点“大事”,崇山峻岭,古木参天,想必也很凉快。我忽悠儿子,给他讲泰戈尔的诗:“旅人叩过每个陌生人的门才找到自己的家/人只有在外面四处漂泊/才能到达内心最深的殿堂。”儿子瞥了我一眼,我知道这一眼,意味



流动的旋律 张晓明摄

## 东坡 一份诗意的答卷

2019春,东坡区学生吕翼昂入选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百人团

郑晴霞(四川眉山)

一个从央视打来的电话,  
让眉山忙碌的海选,接力上  
中国的海选。弟子吕翼昂  
背起小学六年级的行李,  
带上母亲这位大厨兼保镖,  
远赴京城,  
开启了人生第一次闯荡。

他来自东坡故里,  
苏轼自然是他的近亲,

李白是他的远戚,  
看看中国地图,  
杜甫还是他的邻居。  
你看他胸有成竹眉开眼笑的样子,  
知不知道他的底气来自哪里?

天南海北的陌生人,汇聚央视直播大厅,  
他却一语如故侃侃而谈。仿佛他  
从眉山采购的用诗词歌赋打包的年货,  
硬是与中国泡菜城的美味一样诱人。

董卿是个好客的女主人,  
整整发了10天的诗词大红包。  
北大学霸、外卖小哥、卖猪肉的阿斌  
……  
一场红色大战,比拼的却是斯文和智慧。  
他冲出30万人海选出的预备团,  
再冲到百人团20人的少儿组,  
仿佛从东坡小学一口气冲到远景区第

几层?

刘邦与项羽,诸葛亮和司马懿  
李清照与辛弃疾……  
英雄与美人,功名与利禄,历史与现实,  
都是一份份诗意的答卷。

他不知道,家乡有多少师生和家长,  
聚集在电视机前,迷醉于  
生活的小眉山,诗书的大天下。

## 一半灼热,一半清凉

——李银昭和他的散文集《一册清凉》

马平(四川成都)

燥热难耐,这一次,我好像是为了图个凉快,一口气读了他的这一册散文。李银昭在书的扉页上宣称,他要“做个清凉汉子”。我揣度他的意思,他大概是要保持一份“凉而使人感觉爽快”的个性。他的“爽快”显而易见,但要说“凉”,恐怕了解他的人都不一定会认这个账。反倒是,如我们所见,他的内心有着一团火,他的浑身透着一股热。

没错,李银昭是一个灼热的人。他性格开朗,往往大老远就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大概需要以那样的真切来为新闻发声,还需要以那样的磊落来为文学表态。他的声音传递着一种亮度,一种能够照进小角落里的亮度。他并不是只说不做,或者言行不一。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为他那大开大阖的话语气场所感染,为他那热心热肠的谈话内容所打动。

他把他的近年创作的散文录为三辑,就像一张报纸分割出来的三个版面。一版诉说生命湿润,如玉,在清凉里琢磨。一版描摹秋叶静美,如诗,在清凉里吟诵。一版呼唤风景站立,如画,在清凉里闪动。那还空着的第四个版面,想必是留给未来,想必也留给清凉。

这近30篇散文,标题大都有一点长。最长的一个标题14个字,《为自己曾有过的一个清晨而感动》。在这篇散文里,他追忆多年以前独自一人走进一个早晨,以一个文学爱好者的目光

打量眼前的一切。树间缠绕的雾,水里游动的鱼,河床上播洒的阳光,为一个普通的早晨做了精心的布置。那个早晨什么也没有发生,汶川大地震让那美好记忆受伤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他在震后去那儿采访,想起了那个早晨,一时拿不准那个在河床上走动的男孩是不是就是自己。他却知道,即便是一个遥远而普通的早晨,也永远不会因任何灾难而埋葬。这篇散文让我想起了自己30年前的三峡之旅,在一个下午去了神女峰对面的青石村,我擅离那支作家队伍,仰卧在长江边一块石头上,双眼一眨不眨地望了神女近一个小时,直到泪流满面。这会儿,我回想不起来那石头凉还是不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下《为自己曾有过的一个黄昏而忧伤》。

李银昭也有过这样一个下午,《遍地冬瓜的下午》。他的这个标题较短,那个下午也并不漫长。他说,他把车开出城市,沿着任意一条道路前行,直到让一片冬瓜地拦下来。在那遍地冬瓜枕头大地,眼望蓝天,一时让我分辨不出哪一个李银昭。终于,他以一个超级冬瓜的形象站了起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和自己过不去的孩子,要把地里的冬瓜数个一清二楚。结果,一遍又一遍,大概是不愿起立的冬瓜们和他玩起了捉迷藏,让他一直没有数清。他写道:“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微微的山

风带着细细的毛毛雨从我的发梢上、脸上凉下去。”他大概是要告诉我们,连毛毛雨也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知道什么凉什么热的。

最短的标题也有4个字,比如《彼岸有花》。在这篇给残疾人杨嘉利的诗集《彼岸花》写的序文中,李银昭写了他和杨嘉利的友谊,以及杨嘉利的艰难人生给他的启示。他说:“写作和种庄稼也一样,靠的是勤劳和诚实。”这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创作观,如今却并不能普遍地被接受了。事实上,这也可以视为李银昭为自己这一册散文所作的序,以及对他自己的一份激励。他借此告诉自己也告诉我们,世间多有寒意,但也从来不乏温暖。

每一篇,都有情意切切的故事,都有暖意融融的景象。《一册清凉》,一册清新的文字,一册清晰的记忆。清凉,可以视为清白、清高、清静、清淡、清正的 synonym,清闲却有可能被排除在外。清凉不是冷漠,更不是躲避。李银昭让一张报纸走出了困境,了解他的人都知,躲在一边乘凉,既不是他的性格,也不是他的作派。关于清凉,李银昭已经用他那那些篇名长长短短的散文一一作了诠释:

酷热时,它是一缕清风/饥渴时,它是一泓清泉/寂寞时,它是一腔清唱/迷茫时,它是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清晨……

## 戏水阴平

廖天元(四川南充)

有点深长。

到清溪古镇已是下午4点,当地人建议,先去阴平村住一晚,他们说,“爬唐家河至少需要一上午,而阴平村到唐家河,开车只需几分钟。”如此,只得随机应变。这一变,却意外让我收获满满。我稍稍百度了一下,阴平村坐落在一座巍峨的大青山脚下,因阴平古道穿境而过得名,素有“千年蜀道明珠、川北世外天堂”之称,近年来获得的国家和省级荣誉,“让我有些吃惊。

通往阴平村,一路绿树成荫。农家院子错落有致,古色古香,四周青石铺路,水流汤汤。间或鲜花簇拥,馥郁芬芳。游人四下闲逛,无不喜气洋洋。因为工作关系,我见过太多新农村。当一排排整齐划一、大方美观的小洋楼拔地而起时,我总觉得少了什么。少了什么?对,不就是眼前灵动的水么?

看看这屋前的水,顺着沟渠一路欢腾。这沟渠中,光滑的鹅卵石密密镶嵌。水在这灰黑的颜色中闪亮开来,朵朵水花晶莹剔透。忍不住想捧起一把水,向前喷洒。而时光,依稀就回到童年。我问

农家乐的主人,这水是人工抽上来的吗?憨厚的汉子哈哈大笑,说:“哪有这个工夫,山上的水长年奔流不息。顺着这水,可以走到河边,那里格外凉爽。”我一直觉得有什么声音在耳旁回响。这么一说,我才知道是水在交响。我开始以为是风声,是风从峡谷中划出的美丽弧线。但觉得还是有些夸张,脸上抚过的,是和风清凉啊!

汉子口中的“河”,似乎称溪更为妥帖。称河,河床似乎窄了一些。与我们那里的嘉陵江相比,确实少了太多的丰腴和圆润,也少了几分宁静和沉稳。但它一眼就让人欢喜,它无疑就是一个孩童啊,放学后一路拥挤着、欢笑着,奔向家的方向。

河水清浅,大小鹅卵石成群。前来戏水的人们,驻足水中,定然丝丝清凉。一个小孩蓦地出现在我眼前,三四岁模样。他蹲于水中,继而猛然起身,水花和着他的笑声,四下飞溅。他光溜溜的身上,水珠均匀挂满。他摸出一个鹅卵石,用力甩向远方。旁边,穿着裙子的小女孩,见他抛石子,下意识低下头。小男

孩见状,咯咯咯地大笑。

没有人觉得不妥。但我知道,看见的人都心潮澎湃。没有哪个成人,敢如此大胆。这是多么让人怀想的画面,我们光着身子疯跑的时光,又有多么久远?长大后,我们都太顾及这张“脸”,那个淳朴的本真,从此不见了。但我知道,是我们戴上了“面具”,面具有一种魔力,从此让人不敢随心所欲。

回头说水。阴平的水实在让我浮想联翩。老子说“师法自然”,从水的特性上悟到人应该“弱其志”。这自然是个比喻。还有人说,水避高趋下是一种谦逊,奔流到海是一种追求,刚柔并济是一种能力,海纳百川是一种大度,滴水穿石是一种毅力……这个想象实在丰富,但我知道,一切也不过是寓言——如果我们相信客观世界是心灵的反映,我们心灵有多精彩,那么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多少纷呈。

我在阴平住了3天,每天睡到自然醒,这样的感觉实在美妙。每天下午,儿子光着脚,在水里游走。见我看他,朝我喊:“老爸,鞋脱了,下来啊。”

我没下水,微笑着看他。我把儿子戏水的照片发给远方的朋友,他发来微信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而灵魂是用来歌唱的。”我记得这是吉普赛人说过的话,我知道,他羡慕得要命。